

武汉孩子剧团：穿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本报记者廖君、王天宇

80多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落在上海的少年儿童以歌咏、舞蹈、戏剧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他们都是“孩子剧团”的成员，用小小身躯承担起救亡图存的责任。

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的成员们辗转千里，从上海来到武汉，继续动员群众参加抗战，被著名作家茅盾誉为“抗日战争血泊里的一朵奇花”。

近50年后，来自汉口永清街辖区的武汉市二中、滑坡街和长春街小学等8所学校的100多名少年儿童组建新孩子剧团，继续传承和发扬“孩子剧团”精神。近年来，作为孩子剧团主力的长春街小学，还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展演、公益宣讲、红色研学等活动，在一批又一批孩子的心中播撒下红色种子。

兴于武汉的“孩子剧团”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份，22名上海当地难民收容所里的中小学生和童工组成了自己的抗日救亡团体：孩子剧团。这些孩子里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最大的16岁，团长吴新稼（后更名为吴甫生）也不过19岁。他们走街串巷，用唱歌、演讲等方式进行宣传，成为抗日救亡中的一支活跃力量。

两个月后，上海沦陷，“孩子剧团”转战多地，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1月，“孩子剧团”经过长途跋涉，辗转南通、扬州、淮阴、徐州等地，抵达武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特意为他们举行欢迎会。在会上，周恩来以“救国、革命、创造”6个字勉励这些孩子们为抗日救亡多作贡献。

“刚到武汉时，很多孩子衣衫单薄，周恩来、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程送来棉大衣，郭沫若、茅盾等名家为孩子剧团题词勉励，冼星海把刚创作的抗日歌曲送给孩子剧团来唱。”昔日“孩子剧团”团员、年近百岁的叶伟才老人接受采访时回忆。

（上接1版）在一系列鼓励创新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提质增效、以变应变、危中寻机。

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台州一家专注服装设备制造的科技型民营企业，受疫情影响二季度出口为负。今年以来，企业已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140多万元，幅度比往年提高了25%。总经理车建波说：“过去我们中低端市场占比约为55%，现在力争提升中高端市场占比。”

绿色产业成为甘肃等西部地区外贸新增长极、重庆启动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试点、湖南正在培育14家县域外贸特色产业集群……鼓励创新、绿色、高附加值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成为我国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重要发力点，各地正迈出外贸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扩大开放，“拓”的力量进一步集聚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市场多元化取得积极进展，也为稳外贸增添新动力。

上半年，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0.6%、7.5%和11.7%。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17.8%和5.6%。

当前，个别国家鼓吹“经济脱钩”、打造“平行体系”，而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关系日益紧密，合作蛋糕越做越大，印证践行多边主义、互利共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今年公司出口到日本的活性炭凭借RCEP原产地证书，可享受零关税。”宁夏大明活性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说，公司今年计划出口活性炭600吨左右，预计将获得目标国关税减让约200万元。

上半年，RCEP助力企业开辟新市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和发送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和2.6%、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再扩围……我国不断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发展动力，也在对外开放中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

4月举行的第131届广交会吸引了228个国家和地区的53.6万名境外采购商注册观展，人数创历史新高；将于7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面向全球招展，日本、美国、法国展区面积位居前三；第五届进博会企业展签约面积超过80%，已签约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过260家。

今年以来，第二十三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为中欧未来发展勾画出亮丽新蓝图；庆祝中国贸促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提出重振贸易投资主张；金砖合作机制一系列多边活动为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我国正在新一轮推进高水平开放中，开拓发展机遇，增强发展韧性，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蓄力前行。

（记者谢希瑶、于佳欣、邹多为、周蕊）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长春街小学新孩子剧团讲解员在孩子剧团陈列馆为香港学生讲解。（受访者供图）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幅组图，图中‘孩子剧团’成员在夏天顶着炎炎烈日参加义卖献金活动，黄包车夫也将自己辛苦劳动赚来的血汗钱捐献出来支持抗日，可以看出武汉市民包括全国人民积极支持抗日的热情。”12岁的耿子淇是长春街小学天地校区六年级的学生，也是学校孩子剧团陈列馆的讲解员。

2016年开馆的孩子剧团陈列馆，是全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位于校园内的关于孩子剧团的纪念场所。走进长春街小学天地校区，记者看到陈列馆内收藏有近百本相关书籍，近200张图片资料，以及皮鼓、腰鼓、口琴、小号、手摇留声机等近20件实物。自开馆以来，陈列馆累计接待参观学习人员超4万人次。

“‘孩子剧团’雕像迁到我们校区以后，我们配套建设了陈列馆。筹备建馆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馆内资料都是通过走访‘孩子剧团’老团员收集整理而来。”长春街小学天地校区副校长钱文艳介绍说。

钱文艳口中的“孩子剧团”雕像有着30多年的历史，是“孩子剧团”精神传承的见证。这座汉白玉雕像，由著名雕塑家谢家生创作。2016年，雕像经过两次搬迁安放在环境优美的天地校区后，又进行了全面修复。现在已经

成为学校的红色文化标志，激发着全校师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热情。

“30多年来，我们的传承活动从未间断。

每年学校都会结合社会热点、围绕‘孩子剧团’开展专题活动。”长春街小学天地校区德育主任顾佳说。

从“孩子剧团”宣讲队走进社区表演舞蹈、歌曲、快板、小品等节目，到学校开展“孩

子剧团重返延安”红色研学活动，再到“孩子剧团”小团员登上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闭幕式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华少年的风采，以及在《开学第一课》节目中演唱创作歌曲《草》，歌唱武汉人民在抗疫中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活动让红色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孩子剧团’主题活动贯穿每学年，我们这种教育是持续性的。”顾佳说，今年结合《武汉孩子剧团故事》入选非遗项目，学校开展了《孩子剧团故事》线上宣讲活动，让孩子们在学校微信公众号上通过聆听、观看、阅读等方式回溯那段传奇的历史，用朗读、配音、宣讲等多种形式传承“孩子剧团”精神。

一堂“沉浸式”思政课

2022年1月，由长春街小学推荐申报的民间文学《武汉孩子剧团故事》入选武汉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不仅展现出江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让热爱祖国、不畏艰险、探索创新的革命精神穿越时空，在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身上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不久前的端午节假期，由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和长春街小学共同创作的红色题材儿童剧《孩子剧团》在“大武汉之夜”云上艺术季上演。数十名小学生与专业演员共同演绎了一段80余年前“同龄人”的英雄历史，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弦歌不辍的家国情怀。

这部剧最早是在2021年9月8日首演，当时参演该剧的67位小演员，大部分是武汉长春街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最小的才上二年级。孩子们饰演的角色大多与自己现在的年龄相仿。对他们而言，排演这部剧，也是在沉浸式氛围中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孩子们从戏剧展现的童真童趣与悲壮感动中，领悟到勇敢、坚强、团结、友爱的品质。

排演儿童剧《孩子剧团》，让孩子们融入剧中的角色，感受他们的内心，获得更加生动的体验和更为深刻的体会。今年11岁的王美斯在剧中饰演保姆一角，她坦言自己从剧中获得了力量，父母也觉得她在演出之后长大了。

为演好这部剧，长春街小学师生大量阅读历史资料、团员回忆录等，并寻访北京、西安、海口等地，与“孩子剧团”老团员对话，收集史料，最终与武汉人民艺术剧院以“名校名团”合作的方式，共同创作出这一红色题材儿童剧目。

“老团员给孩子们回忆往事，是对红色精神的传承，也是对孩子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引领。我们抓住这一契机，围绕‘孩子剧团’策划相关活动，体现的是‘大思政课’的育人观。”长春街小学党支部书记喻玲说。

一身汉服、轻纱遮面，一只中国结、一把古筝，留学法国的中国“古筝姑娘”彭静旋在巴黎塞纳河畔、波尔多街头广场一次次令当地听众折服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

一跃三尺、凌空劈叉，一把红扇、一副水袖，在英国教学的中国舞者马蛟龙在伦敦塔桥、特拉法加广场一次次让当地观众惊叹于中国古典舞蹈的风采。

到底什么是国风？“我认为的国风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基础，经过现代化创作的一种国有风范。”马蛟龙日前这样回答记者。

七岁习舞，已经在法国求学多年的彭静旋说，她在法国街头表演古筝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分享美好，分享音乐”，“将古筝作为桥梁，让更多的法国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的乐器”。

回想起第一次在异国街头表演的经历，彭静旋说，当时心里还比较忐忑，选择的曲子是一些中国传统的新曲，比如《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在后面的表演中，我就加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西方歌曲，把它们进行中国风的演奏”。

“每次演出，观众的反应都很积极，让我深受鼓舞。”她说，“在远处会有小姐姐画我，之后把画送给我，说非常开心能够在美丽的午后与我相遇；还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在听我演奏后说，能够从音乐中感受到中国的山山水水，非常想以后有机会可以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十二岁习舞，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马蛟龙几年前前派到伦敦教授中国古典舞。他说，开始在英国街头拍摄舞蹈视频属于机缘巧合，当时受疫情影响，他不得不在线上授课，每天还要在家里训练，保持肌肉力量和柔韧性，但家里空间有限，舞蹈动作施展不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热门旅游景点格林尼治公园拍摄了一段舞蹈视频，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他就此开启了自己的“视频拍摄”之旅。

“现在，制作分享视频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是向更多观众，特别是海外观众展示中国古典舞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马蛟龙说，“我的每一个视频其实并不是在街头表演，而是我作为中国人，通过手持中国传统道具，比如红扇、水袖，与西方风景和建筑的一种融合，也像是一种不同方式的对话”。

马蛟龙说，他的英国学生们不是专业舞者，在未来的教学中，希望他们不是简单地模仿舞蹈动作，而是将学习中国古典舞作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

对于未来，彭静旋希望能够学习之余，继续享受街头演出，同时也能把古筝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记者尚栩、杨骏、司源）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去良渚，看五千年前的水坝

新华社记者冯源、段菁菁

“这道山体看上去是自然形成的，其实有人工堆筑部分，左右两边是自然的山头，中间一段是人工堆筑的水坝。这就是5000年前良渚先民兴建的水坝。”

胡俊超是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的一名良渚文化社教专员。6日是第三个“杭州良渚日”，从那天起，他和同事们有了一项新工作，在刚刚开放的老虎岭遗址公园，向观众讲解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秘密。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古城西北方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2016年，它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9年，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古城遗址，也包含了这座水利系统。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影响范围约100平方公里，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11条人工坝体，以及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系统可以拦截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而老虎岭水坝是一座谷口高坝，它长140米、宽100米，横卧在两个山头间最狭窄的位置。

此次开放的老虎岭水坝遗址，是唯一一处向公众展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剖面结构的遗址点。它与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瑶山遗址公园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世



▲观众在老虎岭水坝遗址展示馆内参观（7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界遗产价值的完整展示体系。

为了保护坝体，老虎岭遗址公园搭建了一座保护棚。远远望去，保护棚色如白玉，形如水滴。它采用空间网壳结构，有效保护坝体原有的地形地貌。

在棚内，一座大型保护罩将水坝北侧的一处剖面严密地防护起来。它采用加热玻璃材料，可以有效控制内部湿度。同时，外棚顶部铺设设有防渗膜，底部辟有排水沟，坝体原始表面则种有既能缓解雨水冲刷，又能标识遗址本体的浅根系草皮。这一系列措施旨在有效预防渗水、干裂、表面粉化脱落、失色、微生物等病害。

“良渚遗址位于南方潮湿多雨地带，如何保护潮湿环境下的土遗址，是一大挑战。”杭

州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孙海波介绍，良渚古城遗址的各遗址点从考古发掘那一刻起，就同步考虑到后续的保护工作。针对老虎岭水坝遗址的各项保护措施，都来自多年以来的实践经验。

在5000年前，先民如何修筑老虎岭水坝？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考古领队王宁远研究员说，先民当时先在谷底铺筑青膏泥以及杂草裹起的淤泥作基础，接着在上面堆筑青粉土，然后在北侧迎水面堆筑“草裹黄土”，形成斜坡，再用黄褐散土作护坡，最后在坝顶覆盖褐色土。

而透过保护罩，观众就可以在剖面上看到这种横竖交错的草裹泥筑铺方式。王宁远说，良渚先民用芦荻茅草包裹泥土，做成“草裹泥包”，再将泥包横竖堆砌起来。这是他们营建土台、河堤的普遍工艺，方法和后人用麻袋草装土垒坝类似，可以增强坝体抗拉强度，不易崩塌。

老虎岭等诸多水坝已经矗立了5000年而不倒，在被考古学家发现真容之前，一直被当地人视作自然山体，有的至今仍在蓄水。孙海波说，古老的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先民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水资源管理的工程与技术方面的科学性，体现了我国早期城市与水利工程的整体规划能力。

新华社杭州电

探索中国是我一生的“长征”

澳大利亚汉学家魏华德的长征路

新华社记者白旭、岳东兴

抱世界，越来越开放。”

第一次走长征路时，魏华德只步行了一小段。“当时我们总共只步行了大概50公里，觉得又累又饿，难以坚持，后面路程我们就只能靠坐车了。”他说，这次旅程给自己留下了对于中国的深刻记忆。

魏华德回忆说，首次去中国的他受到当地人热情欢迎。那时，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一些西部偏远地区，人们见到的外国人还不多。“他们非常友善，”魏华德说，“我们一路上，尤其是在村子里面，感受到人们淳朴的热情。”

魏华德和同伴沿途欣赏中国壮美山川，探访少数民族聚居地，了解当地独特文化。他说，那本名为《中国——长征》的画册，让世界看到中国丰富多彩的美丽风景。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当年在路上写的几本日记——泛黄页面贴着老照片，旁边用不同颜色的笔记记录下长征路上的故事。其中一页贴着一张“红井”的照片，旁边注释着：那口在沙洲坝的水井，是当年毛泽东和红军

战士们为村民们所挖。

2011年，魏华德想做一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5周年的画册，并探索长征路沿途地区的发展变化。于是，他第二次走上长征路，并将随后出版的画册命名为《中国——新长征》。

“那是我第二次走长征路，我们仍然需要那种精神来支撑大家持续走下去，那就是永不放弃的精神。”他说。

魏华德在文化出版业工作几十年，近年来发现不少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比如，一些读者喜欢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书籍。“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中国文化有很强的生命力。”他说。

魏华德引用中国古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说，自己会尽其所能，为架起两国间的文化桥梁、增进两国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1985年4月，我第一次到中国，就此开始一段旅程；现在，我仍然在这段旅途中，”他说，“我探索中国的‘长征’不会结束。”

新华社堪培拉7月13日电

什么是国风？在海外他们以琴声与舞蹈作答